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自由与正义的基础 [Foundation of Freedom and Justic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Book chapter
Authors	森[Sen], 阿玛蒂亚[Amartya]
Publishe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17 18:50:4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254

阿玛蒂亚·森：自由与正义的基础

阿玛蒂亚·森

让我从一个寓言谈起。安娜帕娜想要雇一个人来清理由于很久没人打扫而脏乱不堪的庭院，三个失业工人——迪努、毕山诺和若季妮——都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她可以雇用其中任何一个人，但这个工作无法分割，她不能让三个人来分担。安娜帕娜可以付大体上同样的钱雇用其中任何一个人，而得到大体上同样的工作成果，但作为一个习惯反思的人，她很想知道应该雇用谁才对。

她获悉虽然三个人都很穷，但迪努是其中最穷的，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实。这使安娜帕娜倾向于雇用迪努。(她问自己：“有什么能比帮助最穷的人更重要呢？”

然而，她也了解到毕山诺是最近才家道败落的，为此心理上最受压抑。与此相反，迪努和若季妮一直就穷而且穷惯了。大家都同意毕山诺是三人中最不快乐的，而且，如果得到这个工作，肯定会比另外两个人更感到快乐。这使安娜帕娜更倾向于雇用毕山诺。(她告诉自己：“消除不快乐当然应该是第一优先。”

但是，安娜帕娜又听说，若季妮患有慢性病，而且坚忍地承受着。她可以用挣到的钱来治愈那种可怕的疾病。没有人否认若季妮不像另外两个人那么穷(虽然她确实很穷)，并且也不是他们中最不快乐的人，因为她相当乐观地承受着剥夺，而且久已习惯于伴其一生的剥夺(她来自贫穷家庭，已被训练成一个相信年轻妇女不应该有抱怨也不应该有野心的人)。安娜帕娜想，把这份工作给若季妮会有什么不对?(她推测：“这可以对生活质量和免受疾病的自由作最大的贡献。”

安娜帕娜反复思量她到底应该怎样做。她承认，如果只知道迪努最穷这一事实(而且别无所知)，那么她肯定会把这个工作给迪努。她也省思，如果只知道毕山诺是最不快乐的，而且会从这一机会得到最多的快乐这一事实(而且别无所知)，那么她有极好的理由去雇用毕山诺。她还明白，如果只知道若季妮可以用挣来的钱来治愈疾病(而且别无所知)，那么她会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理由把这个工作给若季妮。但是她同时知道这三件事实，而且这三条理由各有道理，她不得不在三条理由中作出选择。

这个简单的例子提出了若干关于实践理由的有意思的问题，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上述三项原则的区别在于哪一特定信息是被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如果所有三项事实都是已知的，则决策取决于赋予哪一信息以最大的权数。因此最好按其各自的“信息基础”来看待这些原则。对迪努的选择是根据平等主义的理由——集中注意收入(贫困)；对毕山诺的选择是根据古典功利主义的理由——集中注意愉快和幸福的测度；对若季妮的选择是根据生活质量的理由——以三人分别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为中心。前两项原则属于经济学和伦理学文献中讨论最广并且应用最广的原则。我将在下文为第三项原则提出一些理由。但现在我的目标很有限：仅限于说明那些相互竞争的原则的信息基础的重要性。

在下文的讨论中我将同时评论：(1)一个一般性问题：信息基础对于评价性判断的重要性；(2)若干特定的论题：一些通常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正义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它们各自的信息基础的恰当性。虽然从这些主要的政治哲学学派处理信息的方式中能学到多东西，但下文将论证，如果认为实质性个人自由是重要的，那么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分别——明显地或隐含地——采用的信息基础就都有严重缺陷。由这一论断引出另一种关于评值的观点，它直接聚焦于自由，在此理解为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

全书其他章节中广泛应用的正是本章最后分析的、具有建设性的部分。如果读者对于对其他学派的批评(以及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各自的优点和困难)没有太大兴趣，跳过那些批评性的讨论而直接阅读本章后半部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问题。

转自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